

耳

清羊朱翁纂

郵

全

進步書局校印



耳郵提要

是書為近人俞曲園所著羊朱翁者俞字之切音也自序有云耳聞多於目見關於人事者十居其八關於鬼神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勸懲所在仍不外乎男女飲食之間其取名耳郵者蓋猶是宋人張端義貴耳集之微旨也

序

墨子書引周燕齊宋之春秋所載如杜伯莊子儀祐觀辜中里微諸事皆近於小說家言是即虞初三百之權輿蓋誌怪搜神從古有之矣然竊以為驚心動魄之事即在男女飲食之間非必侈談靈怪然後耳目一新也余吳下杜門日長無事遇有近事告者輒筆之於書大率人事居多其涉及鬼怪者十之一二而已其用意措詞亦似有善惡報應之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也因耳聞者多目見者少故題曰耳郵猶曰傳聞云爾昔宋張端義著貴耳集取尊聞之義文人好奇鷗戶虬閣固有所受之矣羊朱翁自識

耳郵卷一

清 羊朱翁戲編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即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携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即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即載穎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掇拾見聞。成斯筆記。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為所擄。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既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携瞽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曰。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錠。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偽為寡人耳。瞽妻則其續娶者也。因大歡慰。親黨畢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有陰德。

乎。

金陵一僧持戒律頗嚴。一日有貧子來見其舊鄰也。泣而言曰。老母不食三日矣。僧憐之。贈以數金而去。去不復來。僧亦忘其事。居數歲。僧忽病。恍惚見神人責之曰。汝為僧。何乃殺生。行且入地獄。僧覺而自念久斷葷血。奚有殺生之事。正疑訝間。鄰子復來。還金如所贈數。曰。蒙吾師之惠。粗得溫飽矣。問所業。曰。為屠。僧大驚。告以所夢。曰。子誤我矣。鄰子亦驚。即偕至佛前懺悔。誓不復屠。并願放生百萬。以贖前罪。是夜僧夢人以涼水灑之。病即愈。鄰子後亦為僧。夫授人以刃。人即以其刃殺人。歸罪於授刃者可也。予人以卮酒。人即以其酒酖人。不得為予之酒者之罪也。僧以金贈鄰子。豈知其將屠哉。神之責僧。似乎太刻。若然。人無敢以金贈人者矣。是阻人為善也。然僧不病不夢。鄰子必終為屠。是神之刻責僧。正神之曲成鄰子也。意其人亦有夙根。神不欲其墮落。故轉輾為此。以警覺之歟。

邢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眉纖趾。望之楚楚。烹飪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畧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兒。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背人啜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感。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

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為得佳壻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即仳離。乃嫁一官人為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逾周甲。得之為蓮室。甚嬖之。黃妻久卒。謀以為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雖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衰。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禮焉。此女四易所天。不為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即得良輿。必為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歷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質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豫讓眾人國士之言。本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某乙性陰險而有幹才。善事某甲。甲信任之。使司出內。無所苟。甲且死。以妻子託乙。乙涕泣自任。甲死。經營其後事。不遺餘力。人皆稱乙之賢。而歎甲之知人也。甲繼妻年尚少。而貌甚陋。乙託謔白家事。出入閨闈。多方誘之。遂為所染。由是益見信任。乙遂大肆其所欲。為盡去其舊人。而以私人易之。居數載。甲之資財。大半歸乙。乙遂託故亡去。或勸甲妻宜訟之官。甲妻內媿弗問也。乙遷居他縣。為富人。然無子。止一女。

與中表某丙通遂偕逃丙故無賴貪重金鬻女於倡家女有姿色在風塵中頗有聲一日有少年來留信宿極相得私訂嫁娶少年窘於財不能數來女恒以他客金私助之乙自失女後鬱鬱不樂無何發病死乙妻思女甚遣人四出訪求知女所在以金贖歸將與論昏女以所私訂者告乙妻問姓氏鄉里即某甲子也憮然曰爾父當日實負彼不圖今日爾以身報之遂致意甲妻甲家既中落子年長未娶聞之亦良得遂使其子就姻於乙家彌月之後挈其妻并以乙妻及乙之所有盡歸其家噫乙巧矣烏知造物者之更巧也

維揚李氏婦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齡同邑富人某艷其色而無以自通乃重賂其鄰使為間會其子將出就傅鄰人以告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於其旁側移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言曰欲入塾者勿距使鄰人以告婦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善遇之頻以飲食餽遺一日出數十金相贈曰聞子家徒四壁立願以此少佐饘粥子持歸白母婦曰幣重言甘得毋誘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某則大喜乃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

子謝曰。子之惠愈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報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特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壻死女斬衰往弔。聖人既為制斬衰之服。則已有夫婦之義。其曰既葬而除之者。禮為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言。未為定論。乃粵東之俗。有所謂慕清者。則真出乎人情之外。為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婚夫死不嫁曰守清。原未許嫁而締婚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慕清。有許氏女。年逾標梅。言於母求慕清。母謀之父。父不可。女曰。姊以遇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然。不重有憂乎。且女弱。亦不任中饋事。苟或遁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可也。若女蘿喬木。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母何病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將婚而夭。所聘之婦。不能守清。陳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訪求慕清者。媒妁以許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畧循定省虛文。此外無一事。窗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已許嫁葉氏。與嫂極相得。每至嫂所共話。輒歎曰。嫂幾生修此清福。許女曰。亦憑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我也。小姑乃日睦其母。亦求慕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葉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于歸。強之亦恐非福。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

女同居。至於白首。親戚中或頗稱焉。真所謂非禮之禮矣。

流陽某甲。故家子也。少無賴。父禁之嚴。猶時踰垣從惡少遊。父卒。益無忌憚。放浪數年。遂無立錫地。傭於僧寺中。寺僧饒於資。而性姦狡。故厚其值。薄責以事。某頗感之。一日置酒密室。與某飲。半酣。謂曰。聞子父在時。為子聘某氏女。今胡不娶。曰。貧也。所需幾何。曰。百金可。然彼富家女。娶之歸。亦無以為。僧曰。今有一策於此。若與我共之。則當助子百金。異日衣食悉取給於我。某欣然從焉。合卺之夕。賓客既散。某出僧入。女不知也。任其所為。明日某歸宿。女覺有異。窮問吐實。且求勿泄。女默然。及某再出而歸。則女縊矣。女家罔測其故。亦無以責之。某以貧不能葬。姑寄棺僧寺中。僧戀女美。夜啟棺淫其屍。適有偷兒自梁上見之。鳴於眾。事遂敗。僧坐死。某亦瘕死。

譚某不知何許人。客於荊州之沙浦。年少美丰儀。市有周媪者。賣阿芙蓉為業。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風致。譚屢過之。遂與目成。使人風示媪。媪居為奇貨。未諾也。女乃與譚約。效文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媪偵探無蹤。痛哭數日。竟服生鴉片而死。譚與女寄居漢口。甚相得。然女每夢母呼與俱返。覺而語譚。譚曰。此所謂思夢也。一夕女倩鄰媪買佳釀。半壺置牀頭。女故善飲。亦不異也。夜半忽自帳中躍出。披髮跣足。

腹內聲如轆轤。十指甲色皆紫黑。始知已合生鴉片而飲之矣。救治不及。竟宛轉而死。咸謂母來索命。余謂此女背母而逃。致母於死。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為祟也。衛靜瀾中丞曰。余披覽案牘。見服生鴉片隕命者。幾於無日無之。蓋此物近來所在皆有。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購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為傳播。其方用雄黃二錢。雞蛋青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張永祺。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歲。挈之如母家。其姨女適某氏者。亦至。有女亦一歲。與張子貌酷似。乍視之莫辨也。及何歸。則呱呱者已為某氏矣。蓋母家戲易之。以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媪往易之。至何家。諦視則實張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嬉戲而起。乃已易子而歸。仍見為女。及携女來易。又見為子。此必有異矣。乃自携其女之子至張家還之。且曰。事誠可異。勿播揚也。嗣是兩家子女。時時互易。莫知其所以然。後招媪女來。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為戲也。

黃某不知何許人。父商於羊城。遂家焉。妻何氏。父在時。所聘父執女也。黃聞兄不能自立。父死。遂入於下流。數年盡亡其資。至無以存活。何曰。相偕俱死。與君何益。有一

策可兩全。君意如何。黃曰。苟不為門戶羞。任卿所為。何曰。妾姑母有子婦早寡。欲得一人為伴侶。君如肯捨妾。彼譬如買婢。數十金不吝也。黃從之。何商於姑。歸告黃曰。姑始以離人夫婦執不可。妾力言之乃可。然須郎親筆一紙書為券。免日後有違言。姑當以五十金潤筆也。黃欣然書券。何持去。遂不歸。有知其事者曰。何女蓋效買臣妻故事。所言覺也。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事母至孝。家無恒產。傭力以養。耕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日以為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婦亦婉婉聽從。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如嫁汝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負我。且吾母得存活。即汝所以報我也。婦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土成墳。諸弟成立。皆為婚娶。或勸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昔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不娶。獨廬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以其資養母。是鬻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為訓。然則鬻妻養母。於義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既得姑歡。

心。或母知婦見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轉不足以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義。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殺。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飢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然者也。委曲圖全。豈遂乏術。而計必出此乎。殷委巷細民。未聞大道。能割愛為此。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為訓者也。

阿勝廣州人。該者逸其姓氏。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資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於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資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遊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灼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卿閨中弱質。何為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為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

廣東花縣有一村。聚距城數十里。河水滌洄。清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為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

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衛，遂廢其祀。附近有輓窰，相距里許。窰人舁之歸，謀奉為窰神。是夕，窰中有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輓皆成血色。咸謂石為祟，復舁而棄之河干。適有魚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唇。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境輿從鼓吹導之以入，靈異大著。祭賽無虛日。為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況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

朱了頭者，婁縣農家子也。家本赤貧，又荒荒無所依，日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自嘉祥趨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為？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饑寒，故丐耳。否則為竊為盜，胡不可乎？我不為竊為盜，乃從爾等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害。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有古烈士風矣。

漢陽朱勲臣，僑寓淮城。一日忽於案頭得張禹門書云：欲借同居。朱初不知張為何人，且罔測書所從來。正疑慮間，倏又得一書，乃知張為狐也。嗣是頻有書來，而不以

形見。朱懼謀徙居以避之。徙居仍從焉。有請箕仙者。朱往問之。則柳仙降。判曰。張禹門吾弟子也。與汝有宿緣。宜為建祠。朱謝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議。及期而往。盤中書一吝字。朱方欲再問。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於是大懼。鳩工庀材。刻日成之。祠成而張仍往來朱家。適有為朱女議婚者。朱以問張。張報書曰。此不可許。三日後當有高人來為媒。越三日。有一老嫗來。為徐秀才之子求婚。老嫗高姓。始悟高人謂嫗也。孤居人家。載籍所記。多有其事。此孤自稱張禹門。不知其何從得姓。何義命名也。箕仙殆即此孤為之。託名柳仙。亦無其人。世傳柳仙為呂純陽弟子。蓋本元人雜劇。此豈足為典要。且考宋鄭景璧夢齋筆談載呂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城南老樹乃古松也。則知元劇已屬訛傳矣。余雅不信箕仙。竊謂當今之世。而欲絕地通天。宜首禁此術也。

何明達桂林人。商於嶺南。挾資數千。頗年折閱。耗其大半。旅况無聊。偶作狹邪游。至一所。曰巢雲別館。有妓名翠蓮。頗楚楚有致。何流連久之。忽見一婦。自簾外過。淡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而好焉。倩翠蓮為之先容。翠蓮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難。鬻身於此。有能拔出污泥中者。則委身事之。若視作路旁柳。伊不屑也。何曰。若然。

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囹圄。妾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資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夫或不及矣。

陳朝贊。江西南安府人。談者失記其縣。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孫矣。陳於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飲。語之曰。某幸藉先業。加以積累。今擁資三十餘萬矣。多藏厚亡。非所願也。願留奇零之數。以贍妻孥。其二十萬歸始祖祠中。其十萬歸支祖祠中。歲入其息。仍以三分之一歸吾子孫。恐子孫或不能守吾業。仍可藉此為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喪葬。咸有助。孀者孤者廢疾者貧不能存者。咸有養。歸始祖祠者。徧及同族。歸支祖祠者。惟及同支。以賢且才者一人司其事。雖一隴之地。不得私鬻。即以吾今日之言為息壤矣。聞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為何如。子亦矢言。惟父命是從。議遂定。夫金穴銅山。終歸於盡。陳翁此舉。非獨高義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之資於一家。不三十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

所入三分之一。則是使子孫長有十萬也。老子曰。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其是之謂乎。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寇。流寓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爲女。時女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嫻習女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頭弄姿。非良婦也。携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柿。柿熟製爲餅。必先曝之於陽。夜則邏守之。有某甲以此爲業。場中積柿如山。中設木棚爲守望所。一夕寢棚中。聞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咻咻焉。木棚爲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挺尋之。至一處見虎屹然立。衆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戈舂之。應手而仆。則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膽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爲也。

陳元紹。順德人。家小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驕蹇也。甚不修婦職。陳責之。

輒反唇。父母戒陳曰。和氣致祥。慎勿爾也。陳恐傷親心。亦曲忍之。會陳父病。湯藥皆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者。陳同心銜之。及父病愈。陳薄責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非大事。何便作踐人家兒女哉。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出排解。陳偶一舉手。誤擠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母麾之出。陳驚懼不自安。竟亡去。月餘。自廣州貽其弟書曰。兄無狀。不可為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望生還。書到之日。即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亦無其子姓名。或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擠母仆地。事出無心。不孝之小者。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至性頗亦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粵中某道士。能以無稽之談。娓娓言之。使人動聽。一日偶與諸妓言。冥中事。道士曰。冥中極重科名仕宦。即婦女亦然。曾受五花誥。披一品衣者。閻摩天子。亦降階相迎。次則立與語。又次則領之而已。妓問我曹何如。曰。卿等既無名位。又無夫壻。生為蕩婦。死作游魂。血湖肉池。正為卿等而設。諸妓大懼。道士曰。冥府新開捐例。曩者龍虎山張真人過滬。與我劄符數十道。卿等如能出金畀我。代市冥鏹。焚付泉臺。便可榮叨誥命。玉旨褒封。視人世芝泥更艷也。問所需。曰。一品須銀一百八十兩。減一品。減